

本书雄踞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美]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脸



被詹姆斯·帕特森誉为最棒的小说家

JAMES
GRIPPANDO

群众出版社



脸

NOT THE LOOK

[美]詹姆斯·格里潘多 著

JAMES
GRIPPANDO

李凤英 于梦宣 刘吉熙 王茹娟 译
王秋海 审校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脸 / (美) 格里潘多著; 李凤英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1

(虐杀恐怖书屋)

ISBN 978-7-5014-4174-7

I. 脸… II. ①格…②李…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6636 号

脸

著 者: {美} 詹姆斯·格里潘多

译 者: 李凤英 于梦宣 刘吉熙 王茹娟

审 校: 王秋海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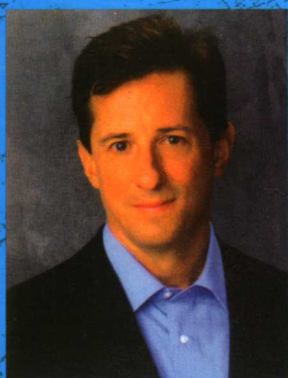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14-4174-7 / I · 1714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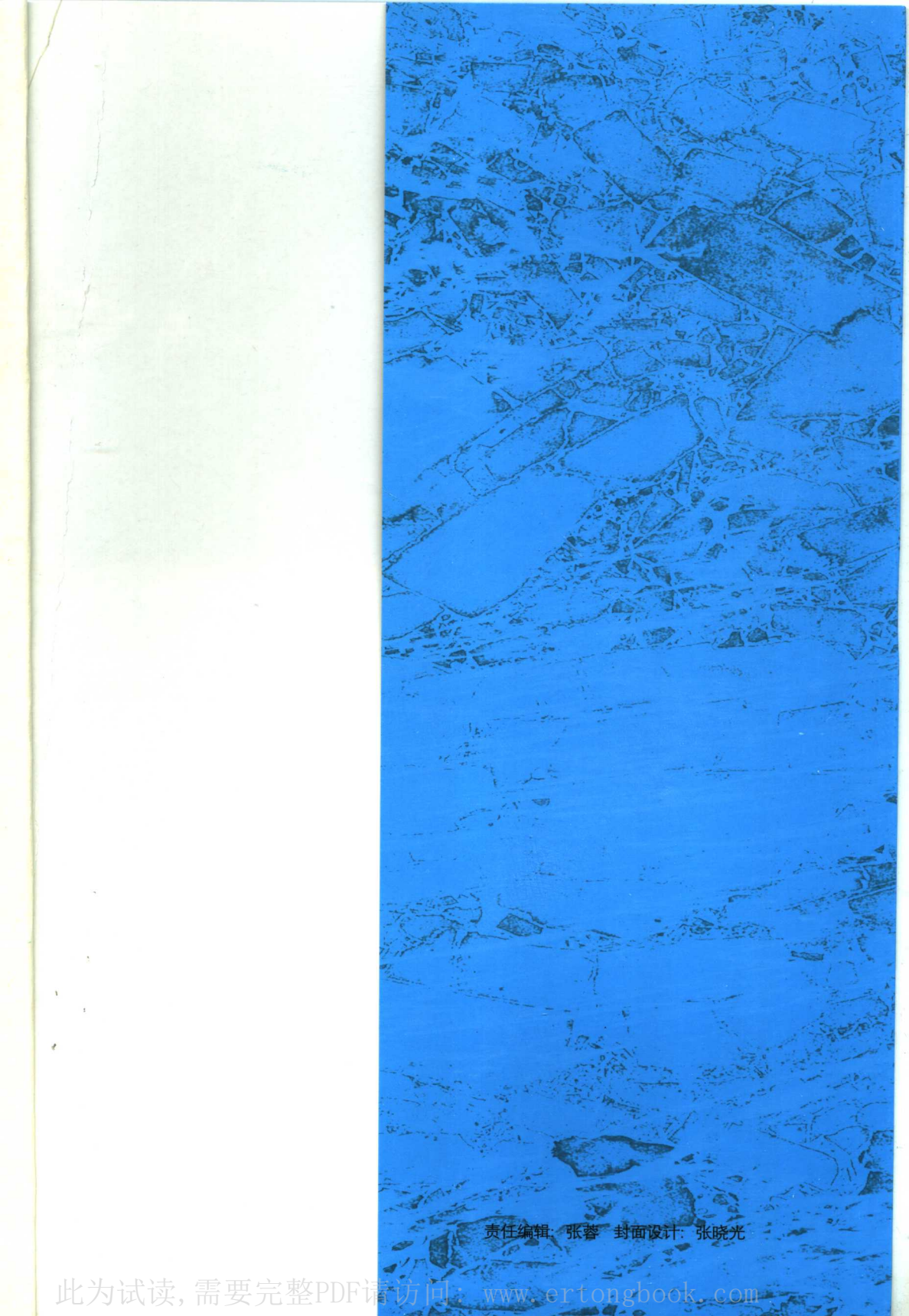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詹姆斯·格里潘多，美国纽约时报著名畅销书作家。已经出版了11部畅销书，包括《当黑暗降临的时候》《脸》《罪恶的交易》《直到死亡》《嫌疑》《寻找金钱》《诱拐》《被告》《宽恕》等等，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国，深得读者的喜爱。他住在佛罗里达，作为出庭辩护律师已长达12年之久。

他的网站：www.jamesgrippando.com



责任编辑：张蓉 封面设计：张晓光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GOT THE LOOK by James Grippando
Copyright© 2005 by James Grippand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Qun Zhong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1 - 2006 - 6632

1

“魔鬼之耳”下面永远不会有阳光照耀。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安迪·亨宁在去往佛罗里达基尼湖区时一定不下几十次听过这句警告。“魔鬼之耳”是佛罗里达北部含水层的一个相当奇丽的水下洞穴，它是一个漆黑危险的石灰岩迷宫，里面大小洞穴交叉相连，每天有 770 亿加仑水晶般清澈的饮用水从中流出。

“还有多远？”安迪大声喊着，盖过了船上单引擎的轰鸣。她所乘的汽艇加快了速度，把一股“V”形波浪甩向身后漆黑的河岸。桑塔·费是一条相对来说较浅的河，它更适合独木舟和小皮艇航行。对于巨大的汽艇来说，只有极有经验的舵手才能以这样的速度驰向下游，何况还是在漆黑的夜里。在夜幕的某些角落里可以听到白鹭和短吻鳄的声音，但静夜里的森林已经睡熟了。高高的柏树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在黯淡的星光下，它们长满苔藓的枝干几乎无法辨认。河上兴起的一层薄雾蔓延到船上，将站在甲板上的人腰部以下都包裹起来。高速行驶的汽艇像冲进棉花糖的激光钻头一样冲开薄雾。安迪拉高夹克的拉链以抵御寒风的侵袭。

“差不多还要两分钟！”汽艇驾驶员喊道。

安迪看了一下表，她希望他们还能有两分钟。

绑架者的深夜来电使这个家庭不顾联邦调查局的意见，执意交纳赎金。一百万美元现金对普通家庭也许是个天文数字，但对于奥卡拉最富有的养马大王德鲁·索顿一家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根据电话留言里的信息，索顿夫人在“魔鬼之耳”。电话留言是被剪接处理过的，破译这一信息只用了一分钟。紧接着谢里夫所率的部门立即部署潜水员。来自杰克逊维尔费尔德部门的安迪和其他两位探员也同他们一起出发。他们是调查局委派来参与索顿案件的部分人员，安迪是唯一一位历经了这三周严峻考验的协调员，她一直在奥卡拉蹲点。



引擎终于安静了下来，一只铁锚被抛入水中，汽艇停了。整个队伍立即各就各位。

“下水！”救援队长喊道。

三名背着斯库巴水肺的潜水员跃入水中。轻轻地按了一下开关，他们的手提潜水灯立即把黑漆漆的湖水照得亮如白昼。汽艇驾驶员叫谢里夫·巴迪·麦克里恩，他骨骼庞大，五十多岁。他和他的副手陪安迪和其他两位技术探员留在甲板上。副手控制着特殊材料合成的救生索，这条绳索把每个潜水员和汽艇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将洞穴中交错的图像传输到上面。一个探员在旁边负责保证线路传输的速度能够跟上下水正在拍摄的数码摄像机，另一个则在调节监视器，努力获得一个清晰的画面。

湖面上冒出成百上千的气泡。灯光慢慢暗下来，然后整个河面突然又陷入一片黑暗，似乎是谁猛然关掉了开关。但在黑暗中闪烁的监视器上显示的却是另一番情景。

“就是这里！”谢里夫嚷道，“‘魔鬼之耳’！”

安迪看着监视器，水下的灯光和摄像机使她和潜水员看得一样清楚。潜水小队正处于某处河床下的一个大洞穴里。安迪问：“你的潜水员们对这些洞穴究竟了解多少，谢里夫？”

“太了解了！”麦克里恩说道，“我十几岁开始在这里游泳，从那时到现在，有三百多个背着水肺的潜水员下到这些洞穴里之后再也没有出来。‘魔鬼之耳’早已宣告，它不愿向我们敞开心扉。这些说起来就话长了。”

“索顿夫人有没有可能还活着？”副手问道。

安迪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在我们处理过的绑架案中，有的人质被埋到了土里，可挖出来后又被救活了。”

“那有没有从水下生还的？”

“这我还没听说过，”她说，“但什么事情都会有第一次。”

整个甲板陷入了沉默之中，好像大家都害怕说出心中的畏惧，似乎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现在的行动是为了找寻尸体，而不是拯救人质。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们还在努力。

“如果她还活着呢？”安迪想。那个可怜的女人是否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呢？在漆黑的河床下面的某个地方，在只有上帝知道有多少英尺厚的泥沙和坚硬的石灰岩下面，躺着一个活生生的、还在呼吸的妻子和母亲。她也许被关在一个密闭的闷罐或隔离舱里面，就像一个黑暗而又寂静的蚕茧，里面的空气只能供她呼吸一两个小时。甚至可能更糟，绑架者也许只是把她放在一

个水箱里，除了一个面罩和一个减压器，什么也没给她留下。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应该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根本无法找到，哦，不，应该是摸索到，逃离这个水下“蜂房”的路。或许她能听到，或者很可能是感觉到，湍急的水流从身边奔流而过，冰冷的河水流速极快，大概每秒一百立方英尺。她也许会顺水漂流，或者逆流而行，但却无法得知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参差的岩石就像刀子一样锋利。一旦动作过大，那些岩石就有可能割破她的氧气设备或者将她撞晕。但即使在她最绝望的时刻，她也不可能想象到，这个水下迷宫里的有些岩洞可以绵延十七英里。她也许被带到了地面以下几百甚至几千英尺的地方，佛罗里达的每一公升饮用水在到达地表之前，都要在那里的蓄水层过滤循环至少二十年。

“失去知觉！”这个念头突然从安迪的脑子里蹦出来，活着但是却失去了知觉，这应该是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情形了。

“他们现在位于什么位置？”安迪问。

县治安官麦克克林凑近屏幕仔细观察了一下，潜水员们早已走过了光线可以到达的地方，在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上，白天黑夜是没有分别的。

“依我看，应该已经深入岩洞二百多英尺了。”

“你是如何判断的？”

“看到那里的那些岩层了吗？就在他们前面。”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监视器。“那个看上去像鲸鱼张开的大嘴的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唇形夹道’，从这里开始，进入迷宫的路真正变窄了。”

“他们正在穿越‘唇形夹道’吗？”一个技术探员问。

“当然，现在他们正在夹道中，这是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从入口一直通到第一个断裂处。夹道后面还有许多未知的秘密需要探索。”

“他们离地面有多远？”安迪问。

“也许有五十英尺，在这个深度，我们还可以抱有一丝希望，你知道……”

——索顿夫人可能还活着。但他没有说出来。

从屏幕上可以看到，领头的潜水员进入了夹道的入口，就像是约拿被鲸鱼吞掉了，摄像师紧随其后，穿越通道的同时，屏幕上的画面不停地摇晃着。直到潜水员们在夹道的另一边集合后，屏幕才又恢复稳定清晰。这里的空间不大，摄像机不必上下移动就可以观察整个岩洞，从地面的泥沙到顶部的石灰岩都可以囊括。潜水员们的氧气罐平时都是背在背上的，可是，现在他们都把它移到了胸前，以防被头顶尖锐的石灰岩撞坏。



慢慢地，在明亮的潜水灯的辅助下，屏幕前的人们看清了整个洞穴。这个情景让安迪联想到古老的坟墓，近年来荧屏上泛滥的那种古罗马地下墓穴。虽然她极力使自己的思绪不要总盘桓在这个意象上，更不要将它与一个女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

“那是什么？”她问道。

镜头固定在一根从峭壁上伸出来的，长长的、光滑的棍状的物体上。

“看起来像是根骨头。”技术探员说。

“你认为那是——”

“不可能，”县治安官说。“它杵在那儿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也许它来自于一头鲸鱼，甚至可能是一头乳齿象。那里有各种史前的遗骸。原来更多，可后来有很多来探险的蠢货，走时总要顺手牵羊拿走些什么，做镇纸，据说。”

镜头从骨头上移开，转向第三名潜水员。潜水员们将所有的灯光都照向他戴着手套的手中握着的一个小玻璃瓶。他打碎那个玻璃瓶，一层薄薄的蓝色便在屏幕上弥漫开来。

“那是一种染色剂，”县治安官说，“他们正在探测水的流向，在那个深度，很难凭视觉就轻易作出判断。通常它们是向上的，就像烟囱里的烟，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近期的降水量、迷宫里是否有新冲出的洞穴，以及灰岩坑之类的。我曾经见过一个湖里的水飞速往下漏，把岸边的树都扯出了土壤，就像婴儿被洗澡水冲出澡盆。那下面净是些骗人的玩意儿。就算是经验老到的潜水员也很容易迷失方向。”

“你是说他们现在迷失方向了？”安迪不禁问道。

“不能那么说，”治安官说。“面对那么多通道，他们只是想找出哪一条可以通向索顿夫人被囚禁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她已经死了，或者还活着？”

“我的意思是弄清楚她是否被关在什么地方。”他并未做任何预测。

在屏幕上可以看到，那层淡蓝的染料已经消失了。领头的潜水员做了个手势，所有的潜水员都一齐向后转。

“他们打算回来了吗？”安迪又问。

“是的，但不是从他们进去的那条路返回，看起来好像是要绕过‘唇形夹道’。”

潜水员们沿着一条窄道来到一个较为宽敞的洞穴。如果他们是岩石方面的专家，也许会欣赏这些形状各异的石灰岩。马赛克式的石化扇贝和海母镶

嵌在黯淡的满是小坑的石头上。那些花样繁多的形态都是在三千或六千万年前形成的。但对于盯着监视器的安迪来说，它们看起来毫无差别。怪不得有那么多潜水员在这片区域送命。当他们在水下焦急地寻找出路时，或许永远都无法意识到，安全就在离他们仅有几英尺的转弯处。

“他们正游向一个铁栅栏。”治安官说。

“什么栅栏？”安迪问。

“有一条通往主隧道的通道被一扇铁栅栏挡住了。二十多个潜水员曾在那里丧命，把它锁起来似乎是个明智之举。”

“所以你的意思是，染色剂正将你的潜水员引向那条主隧道，那二十多个潜水员丧命的地方？”

治安官还没来得及回答，屏幕上的图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一开始，只是在灰绿色的石灰岩上出现了一个有颜色的比疙瘩大一点的东西，形状非常不规则，极度扭曲，不像人形。然而，随着镜头慢慢拉近，逐渐出现了一幅完整清晰的画面。

“噢，上帝！”安迪条件反射似的叫道。

那是一幕令人深受刺激的超现实的景象。在水晶般晶莹剔透的水流中，一头齐肩的长发静静地漂流着，就像美人鱼的发束。女人扭曲的躯干由于水流的冲力紧紧地贴在铁栅栏上。她的右腿被夹在铁栏杆之间，从膝盖以下严重的扭曲程度来看，很显然她的腿已经断了。她的衣服还在，只是裤子和T恤已经撕破了，皮肤上也有数不清的刮伤和疤痕。这让安迪想起在华盛顿州见到的一个从哥伦比亚河里打捞上来的被溺死的人质，尸体上遍布伤痕，那是在水底挣扎时造成的。

“那就是阿什莉·索顿。”治安官说。

“你确定？”技术探员问道。

“不然还能是谁？”安迪说。

下面，潜水员们移动很迅速。摄像师继续拍摄，而其他队员立即展开救援行动。领头的潜水员马上开始活动她的右腿，使劲把它从栏杆之间拉出来，并不断驱赶着那些小小的芥末色的鳗鱼，它们就像水底的秃鹰一样围绕在索顿夫人的身体周围。另一名队员脱下手套试了试她的脉搏，然后立即把一个氧气生成器伸到她嘴边。

安迪着急地说：“如果她的肺里全是水的话，给她用氧气生成器可没有好处。”

“但也得试试，”麦克克林说。“在那样干净冰冷的水中施救，生还的几



率要大些。”

“如果我们贸然施救，也许只要几分钟，”安迪说道。“冷水就会直接进入血液，就在我们说话这会儿，她的红细胞说不定就已经暴胀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心脏爆裂而死。”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越来越多的小鳗鱼聚集到那里，现在它们开始撕咬那些潜水员们，好像在判断他们是否也是“盛宴”的一部分。刚才那名潜水员又试了一下索顿夫人的脉搏，然后对着摄像机摇了摇头，给了一个不乐观的暗示。现在救活索顿夫人的唯一希望就是 CPR，这就表示要立即带她回到地面，但是他们自己还要小心翼翼才能通过那些地形险恶的弯曲水道。于是他向领头的潜水员做了一个抓狂的手势，领队没有理他，只是拼命往两边扳着栏杆，想要把索顿夫人的右腿从里边弄出来。摄像师见状忙把摄影机放到地上，游过去帮他。

潜水员们现在都脱离了镜头的覆盖范围，但摄像机还在自动运转。甲板上的人员现在只能看到水底的泥沙和人质的胳膊。

“那是什么？”安迪指着屏幕问道。

其他人也都凑向屏幕。在人质的手腕上裹着个什么东西，好像是个手镯，当然不是女人戴的那种珠宝手镯。它看起来更像病人在医院里戴在手腕上的那种塑料身份识别卡。

“索顿夫人被绑架前在住院吗？”安迪问。

“据我所知，没有。”治安官说。

“我好像看到手镯上面有一些字母……”安迪说。

技术探员马上调了一下图像的对比度，以便更清晰地显示镯子上的信息。渐渐的，那上面的字母越来越清晰。

“你能看清楚写的是什么呢？”治安官问。

“锁定这个画面。”安迪说。

技术探员锁定了屏幕的画面。“像是两个词，”他说，“也许我还可以把它们调得更大一点，也更清晰一些。”他操作了一下，第一个字母逐渐放大。

“好像是 Wr……什么的，”他说，“后面那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好像是个 r。”

“能否把其他字母也调出来？”安迪问。

他又调节了一阵，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词。虽然不是非常清晰，但也能够辨认得出。

“错误数目 (Wrong Number)。”安迪大声读出来。

治安官咕哝着：“错误数目？狗娘养的！他认为他很风趣还是怎么着？”

“这决不是个玩笑，”安迪说，她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屏幕，“这是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我想我完全明白他打算告诉我们些什么。”

2

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专业。曾经做过四年辩护律师，当事人都是那些关在死囚牢里的人。还做过联邦公诉律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然后又做回私人律师，这些年来他经手的案子全是迈阿密最引人注目的凶杀案。历数这些辉煌成就，我们就可以断言，这个有着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的律师，佛罗里达州前任州长的儿子——杰克·斯怀泰克，他的律师生涯中路线的转变确实是出人意料的。

“这是一场邻里之间的战争。”杰克对他最好的朋友西奥·奈特如此说道。

“一场关于阴茎的战争。”西奥说。

杰克的脸色抽搐了一下，“我更愿意称它为‘艺术观点的冲突’。”

“阴茎之战。”

“好吧，好吧，是的，如果你硬要用这么粗俗的说法。”

“不对，如果我真的想用粗俗的说法，那我们在这里将要谈到的应该是一条十四英寸长，坚硬如铁的——”

“是的，是的，那你到底要不要帮我？”

西奥笑了，“我当然会帮你啦，伙计。我不是一直都挺你到底的吗？”

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诞，但西奥就是有办法在讨论杰克的新案子时大讲特讲“坚硬如铁的阴茎”，却又让你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西奥是杰克的“探员”，因为没有更准确的称呼，我们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不管杰克需要什么，西奥都会帮他搞到。不管是非洲制造的最后一架螺旋桨飞机，还是那个将杰克的敞篷汽车付之一炬的败诉者的详细口供，甚至是对于在杰克



家中的浴缸里发现的裸尸的合理解释。一直以来，杰克都非常好奇西奥是怎么搞定这些事情的。他曾经问过西奥几次，不过大部分时候他并不愿深究。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友谊的范本——一个从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州长的儿子遇上了一个来自于自由之城的黑人高中辍学者。但是他们——辩护律师杰克和死囚西奥，自从在死囚牢相遇以后，一直相处得非常好。杰克的不懈努力使西奥迟迟没能实现他和电椅的“约会”，直到后来，DNA 检验成为刑事侦破的新宠，杰克提出了这方面的证据，西奥终于被无罪开释。虽然最初的计划并非如此，但杰克在这么长时间的抗争之后走入了西奥的新生活，有的时候，杰克与西奥一起体味，一起沉醉，更多的时候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惊奇地注视着西奥弥补失去的美好时光。

星期五下午五点的时候，杰克和西奥正坐在“珊瑚山墙城”大厅的公众听证会会议室里。杰克的职责就是在这里与一群“无所不能”的建筑师进行辩论。这些建筑师都是一些出于好心的志愿者，他们对于哪些建筑符合这个城市的严格审美标准，更重要的是能够被这群建筑师中最傲慢的成员所接受，具有最后的发言权。杰克的当事人在他别墅的后院里竖立起一座十七英尺高的雕塑。那雕塑完全是仿照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雕塑——“大卫”雕刻的。呃，实际上也不算是一个精确的翻版。雕塑界的专家们早已注意到，也许是因为雕塑大卫雕像的那个艺术家在动手雕刻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他的作品将会被放置在一个高高的基座上，观看的人们只能抬头仰视它，所以米开朗琪罗故意将雕像的右手雕得比左手大，因为从观赏者的视觉角度，那样更符合解剖学的比例标准。由于一些几乎跟艺术性毫不相关的原因，杰克的当事人对他的雕塑的“大手”进行了畸形的、带有二十一世纪特色的、带有艺术家疯狂的、尺寸上的艺术夸张。（通常女人们对于有“大手”的男人会怎么说呢？）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卫，那个摆在杰克当事人别墅后院的雕塑，如果缩小到正常人的平均身高的话，将是一个挺着十四英寸阴茎的男人。

于是邻居们开始抱怨。

于是杰克就接下了这个案子。

于是西奥，毫无疑问的，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

当然，杰克是比较赞成反对者的观点的。他对拥有一个大力士的阴茎的大卫毫无兴趣，而且他大概也不会喜欢在自己邻居的院子里见到这么个东西。但是他的当事人坚持要在院子里放这么个东西，那么他这个做律师的就有责任使出浑身解数让这群建筑师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院子里竖立

任何东西，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而且他们竖立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其他隐含的意义。杰克也知道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任何胜诉的可能性。他之所以接手，也许只是为了单纯的好玩而已。

“女士们，先生们，”杰克说道，面对着十二个严肃古板的建筑师代表开始了他的慷慨陈词，“谢谢诸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关注这个案子，如果你们能够纵容我一下的话，我想我应该以一首歌开始我的陈词，这首歌可不是其他随便什么歌，它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官方州歌，《故乡的亲人》，或者，更多的人愿意叫它《斯瓦尼河》。接下来就由我的著名的，具有惊人才华的音乐助理西奥·奈特先生为大家来演唱一段。西奥，可以开始了吗？”

听证会主席俯身对着面前的鹅颈话筒说道：“斯怀泰克先生，这完全不符合正常程序。”

“我们会很快的，我向你保证。西奥，从高潮部分开始唱。”

西奥静默了一会儿，像是在让自己进入角色。他是一个很有威严的男人，他的肌肉像后卫球员一般坚实有力，还有着像 NBA 明星一样有压迫力的体重。在冲动和热情方面，他简直就是摇滚乐手和年轻的塞缪尔的混合体。他的入狱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惊奇，但是他那种坏男孩的形象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件坏事。他可以对你露出一个友好的微笑，也可以对你怒目而视。但不管是哪种方式，你都可以从中得出这样的信息：他绝不会听任何人废话。

西奥面朝着会议室里为数不多的听众，肩膀向前兜着，低着头，那姿态就像是自从日出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田地里摘棉花。然后他就开始唱起来，他充满磁性的男中音充盈了这间古老的石头房子，完全就是史蒂芬·福斯特曾经展示给世人的那种种植园口音：

“沿着那亲爱的斯瓦尼河畔，

千里迢迢，

在那里有我故乡的亲人，

我终日在想念。”

“斯怀泰克先生，拜托你了，别让他唱了。”听证会主席呻吟着。

“继续唱，西奥。直接唱合唱部分。”

西奥的歌声又提高了一个音阶，他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更响亮也更饱满了。

“走遍天涯，

到处流浪，

历尽辛酸，



离开了我那故乡的亲人——”

“在这儿停一下，”杰克喊道。“我没听错吧？你能不能把最后一句再给我们唱一遍？”

“离开了我那故乡的亲人，使我永远怀念——”

“好了，就唱到这儿。”杰克试图用这首歌游说这群建筑师，但是西奥唱完以后他却没再说什么。他只是让这首乡间民谣在西奥唱到高潮时戛然而止，让它盘桓在大家嗡嗡响的胀痛的脑袋里，就像是故意给这群卓著的上层人士蒙上一条刺痒难耐如芒在背的毯子。很显然，每个人都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已经使他们身陷在程序权威性的海洋里无法自拔，他们面对这种不合常规的状况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

最后，还是由杰克提出了他的疑问：“‘黑鬼’？‘黑鬼’？现在你们听到了吧？这是一首你们的州歌，你们对这首歌是怎么想的？”

这时，众多粗暴的瞪视像一把把利剑一样从坐在主席台上的陪审团射向杰克。终于，听证会主席第一个从那张无形的毯子下面爬了出来，他揪着他那形状像自行车把手的胡子说道：“斯怀泰克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真高兴您提出了这个问题，主席先生。我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在这里，就是为了讨论一个公民是否有权利在他自己的房产范围内放置一个雕像，而这个雕像的原型则是一件毫无疑问的艺术杰作，它现在还被放在博物馆里面展出，每年有几百万人前去观看。产生这个争论的原因就是，某个极端富有的邻居某天从她那位于滨水地区的，价值一千多万的豪宅后窗里向外眺望时，感到被冒犯了。而同时，我们有一首关于‘黑鬼’的官方州歌在到处传唱，却没有人就此说过一个字。那么你是否认为这个讨论也许——我只是说也许——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钱人是老大’，或者，根本就是庸人自扰的典型范例？”

杰克又继续说了几分钟，全凭着他的创造天分在那里临场发挥，牵强附会。但是最终米开朗琪罗还是没有用他的锤头和凿子为他改变自己的高雅品位和正派的风格。他当事人的雕塑被陪审团以十二比零给否决掉了。至少目前，“珊瑚山墙城”决定要保持“城市的美丽与高雅”。

二十分钟之后，杰克与西奥就已经在一英里之外的惠斯顿的一家酒吧里对着几瓶啤酒捧腹大笑了。现在不是酒吧的热闹时段，所以人并不多，吧台附近还有好多空位子。他们很快就喝完了第一轮，然后西奥又向吧台要了两打。

“很抱歉最后还是没能帮你打赢这个官司，”西奥说道，“我还是觉得如

果当时我戴顶草帽，唱的时候感情再充沛一点，效果会好一些。”

“管他呢，反正也不是那么重要。”

“对呀，对你这样的著名律师来说这只不过是个不值一提的小案子而已，对不对？”

杰克拿起一个玉米饼，蘸了些新鲜的调味汁。“是威廉·贝利请我帮他个人一个忙，帮他处理这个客户的案子。”

西奥做了个鬼脸，很显然，他并不认为杰克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威廉·贝利是迈阿密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也最自以为是的法律服务公司——贝利、本宁和兰格公司，也就是 BB&L 公司的经营合伙人之一。BB&L 公司正在网罗一名资深的刑事律师做诉讼部主管。这在法律圈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他们正在给你下饵呢，杰克老兄。先是帮他们处理几个案子，然后开始熟悉他们的客户。接下来的事我想你也能猜得到，在公司某个角落给你搞一间不错的办公室，弄二十多个年轻律师在周围捧你的臭脚，然后你的 FYN 就从排行榜上永远消失。”

“我的 FYN？”

“就是‘你该死的座号’。对于你，迈阿密律师排行榜中座次最靠前的刑事律师来说，让你从自己辉煌的位置上抽身而退，参与到一个个人满为患的组织中，并对付给你薪水的家伙说，‘嘿，老兄，往后跟你干了’。那最起码的条件也应该是让你成为 BB&L 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才对。”

“我可不打算把自己卖出去。”

“说是这么说，老兄。你一旦跟他们打交道久了，就很容易着人家的道。”

西奥还想说点什么，却突然住口了，两眼发直地盯着酒吧的入口一动不动。杰克转过身去，看到一个长着一头深色头发、姿容姣好的白种女人向酒吧老板娘走去。她并不像南佛罗里达州的那些会走路的整形手术“广告牌”一样浑身透着肉感的味道。她的魅力属于更令人注目的层次。她穿着一件黑色开领的香奈儿套装，从领口可以看到时隐时现的乳沟，裁剪合体的外套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和她那古典的脸型相得益彰的完美身材。

“好了，”杰克说，“她来了，她就是我想让你见的那个女人。”

“她就是米娅？你最近在跟她约会？”

“是的，我们已经认识八个多星期了。”

他们相识十年以来第一次，西奥哑口无言。